

寻回失落的村庄

■本报记者 王方



本版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人村,依依墟里烟。”在时代的大潮下,如此曼妙的田园风光似乎成了奢侈。农业农村萧条苍凉,村庄渐空直至消失,化为历史的符号;又或者千村一面,遭遇商业的蚕食。

构建和培育村落的内生动力,既要通过文化旅游的方式促进其保护,又要通过经济产业开发的手段释放其资源价值。《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发现,村落保护与合理开发依然任重道远。

古村的生机

一座历经500余年风雨的古村,清明时节又迎来了它新的客人。

一口神奇的古井常年不涸,一个石砌的小村沧桑幽静。明景泰七年,山东青州井塘古村依山而起,后依托衡王朱载堉“平民”女婿的七十二古屋,形成了既有原始建筑风格又有山区居住特色的2万多平方米古建筑群。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此随机采访了几位游客。“虽然房屋多数都已坍塌,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初造房者的艰辛,特别是囤粮房和石板房,体现了造房者的毅力和智慧。”“保留了乡村原始的风貌,并不是以古村为噱头赚钱,看得出是用心来发现乡村旅游。”

记者了解到,自2003年以来,井塘古村所在市政府邀请专家用了近10年的时间调查、挖掘井塘古村历史文化价值,围绕其旅游资源开发深入讨论,并作规划设计。2012年,成立井塘古村旅游项目建设指挥部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制定了《青州市井塘古村落群生态文化景区总体规划》,将其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项目。

先后投入7000多万元保护性建设的井塘古村景区,如今清泉石径古韵沉香,120余处民俗院落或经修复后整洁有序,或依然保持原生态渐颓垣。基础配套设施如停车场、餐饮店、循环水系等完备。人们既可以休闲度假、体验民俗,也可以参与农事和采摘。

事实上,由于山上交通和生活不便,上世纪80年代,古村原有的住户陆续离开,并在山下平地形成新的村落。古村开发后,当地村民也会摆摊售卖一些时令果蔬和手工艺品,但常常是糖葫芦买一支送一支,4人吃一顿午餐仅收60元。而且景区平时带身份证即可免费游览,只有节假日才会收取门票。

站在山上望去,山楂树、柿子树、核桃树连

成一片,依靠经济果林在秋季丰收,才是山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2011年,井塘村被山东省农业厅评为有机蜜桃栽培种植基地。这里也是当地最大的山楂种植和山楂片加工基地。

两个难题并存

多年来,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一直关注着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自称传统村落保护的“第1001人”。在梳理出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他说,“我们迎头碰上两个问题,一个是空巢化,一个是过分旅游化。”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村落是一个生命体,像所有生命一样会遵循成长、壮大、衰落、灭亡的自然规律,一些村落的自然消亡是村落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公共设施的落后,农业的凋敝,城镇的繁华和活力……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让年轻一代趋向城市,落空了村庄。人丁不旺,无心事农,梯田、窑洞、祠堂或庙会等传统农村文化景

观也面临着生存危机。没有了物质和文化载体,长此以往,村落消失就成了必然。

“针对空巢化这个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做三件事。一是把村落保护列入城镇化建设的规划中来,作为必须解决的难点来对待。二是要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三是要解决好村民的经济来源。”冯骥才表示。

“正是因为农业发展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农业发展理念和目标共同决定了农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大发展与转型的力度。”朱启臻说,农业和农村的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不论村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何种变化,我们的任务都不是促进村落的消亡,而是要发现村落的价值。

现实中,很多地方把旅游化看作村落的出路。“脱贫最快、来钱最快的就是旅游。”冯骥才说,不同意开发旅游这个词,开发是完全服从旅游的效益。粗暴、过度的开发不可取。

在他看来,对村落的保护没有严格的标准化计划、措施,村民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自觉性,在这个时候开展旅游,村落就很容易破

坏。“村落开发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过程,文化一旦被扭曲就无法复原。”冯骥才说。

与此同时,规划不当、破坏生态、毁古求利、管理漏洞等问题还存在着,过度商业化之下的村落伤痕等待修复。

重现产业价值

朱启臻认为,“是农村就一定要有农业,而且新农村建设的更有利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乡村,而不是不利于现代农业发展的乡村。”无论在哪里的乡村考察,他都会发现这样的规律,乡村是围绕农业生产而建立的。

不过,在农业式微的现代社会里,单一生产方式已不再适应发展需求。许多村落倾向于土地的多样化、综合化、精细化利用。

“现在人养树,来日树养人,要想长远富,还得多种树,今天荒山变青山,将来不愁吃和穿。”在青州西南山区,栽树种果走绿色发展的致富路成了传统。井塘村也不例外。

村民老孙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带给自己最大的改变是“自豪和自觉”,“得保护好古村”。虽然也带动了部分村民转型就业,但至于自身,“我还是想靠着山上的山楂树”。此时俯瞰村外,层层梯田也已春播。

谈及农村产业发展,绕不开时下政策红利云集的特色小镇建设。去年,住建部等三部委发文,计划到2020年培育1000个左右特色小镇;公布了第一批共计127个中国特色小镇名单。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今年2月,又发布了《关于开发性金融支持特色小(城)镇建设促进脱贫攻坚的意见》。

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所长、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张鸿雁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特色小镇的最终价值是富民富民、充分就业和中国文化根的重构。

不同村落在各自的自然禀赋、社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特点以及民俗文化传承等条件下建设的成功路径,带给人们有益的启示。“不管什么特色小(城)镇,首先要有一个特色的产业,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博伟表示。

游人如织,山楂满园,但井塘古村售卖土特产品的老人看起来不那么在意收益,也许只是以此固守着脚下土地和村落罢了。如何再满足这份文化眷恋?石头无言。

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中国发布五年战略合作计划

本报讯(记者王方)近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与中国农业部和其他合作伙伴发布了2017—2021年国别战略合作计划,旨在共同推进“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粮食计划署最先开启综合发展路线图的国家之一。

据WFP中国办公室介绍,五年战略合作计划是基于广泛磋商成果,体现了WFP和中国于2016年3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精神,即加强伙伴关系以消除全球饥饿、促进发展,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提高粮食安全水平的合作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框架。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重大转型,成功帮助了数亿人脱贫,改善生计。世界粮食计划署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人民,还可以用创新的方式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WFP驻华代表屈四喜表示。

他介绍了五年战略合作计划的五项战略目标:一是截至2020年,将中国5岁以下儿童的营养不良率降低至7%以下;二是因地制宜援助中国贫困小农户,促进增产增收;三是在贫困地区有效减灾防灾;四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经验;五是与尽可能多的政府机构、企业和民间社团开展合作。

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表示,五年战略合作计划将是中国与WFP合作的新起点,计划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帮助中国偏远和贫困地区弱势群体改善营养水平,还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饥饿作出积极的示范效应。

“中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合作伙伴。”WFP政策与规划司司长斯坦雷克·萨姆坎格说,“中国在减少贫困和饥饿方面的成功经验将为中国发展中国提供宝贵的启示,我们将继续加强同中国的伙伴关系。”

据悉,在国别战略合作计划框架下,WFP将在未来五年内支持中国政府扩大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助力贫困小农、加强易受灾贫困地区的恢复力建设,支持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粮食安全、营养和减灾经验,并积极参与政府、企业、学界及民间的伙伴关系。五年计划预算为2900万美元,捐助方将包括中国政府、企业和个人。

农业部承诺,将同WFP及其中国办公室一道,积极落实中国国别战略计划,共同助力中国扶贫减贫事业,提高中国粮食安全和营养水平,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我国将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状况、耕地后备资源条件、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等,分类实施补充耕地国家统筹。同时,国土资源部还筹划耕地补偿指标的市场化定价和交易机制。

耕地保护催生异地占补平衡

■本报记者 秦志伟

“目前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还处于起步阶段,这项改革由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实施,各地不要擅自行动。”3月27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由国土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召开的视频会议上表示。

早在今年1月,中办、国办就联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补充耕地“县域自行平衡为主、省域内调剂为辅、国家适度统筹为补充”的基本原则。而在这期间,国土资源部也正着手筹划耕地补偿指标的市场化定价和交易机制。

补充耕地国家统筹正探索

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实施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在满足各种建设用地、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很好地抑制了耕地面积的减少,实现了全国耕地面积的基本稳定,保持了足够的耕地面积用于农业生产。

但随着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实施,全国不同类型地区资源禀赋差异日益凸显,一些后备耕地资源贫乏的地区日益表现出难以实现补充耕地的要求,直接冲击着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实施。

姜大明在会上指出,要紧紧抓住耕地占补平衡这个“牛鼻子”,以破解占补平衡难题为重点,带动耕地保护目标任务全面落实。

以前,占补平衡不能突破县域,一直备受诟病。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研究国家重大工程建设补充耕地由国家统筹的具体办法。”

“如果不统筹,一些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的地区实际是做不到占补平衡的,甚至会出现为了补充耕地而破坏资源环境的问题,反而影响了耕地红线的保护。”中国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系主任朱道林教授表示,相应地,有针对性实施国家统筹,才能做到真补、实补。

《意见》要求,根据各地资源环境承载状况、耕地后备资源条件、土地整治新增耕地潜力等,分类实施补充耕地国家统筹。重点针对两种情况:一是针对“耕地后备资源严重匮乏”

的直辖市,二是针对“资源环境条件严重约束”的省份“实施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补充耕地,可以申请国家统筹,并要承担补充耕地所需资金。

但探索资源匮乏省份补充耕地国家统筹,不是对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松绑。姜大明强调,目前补充耕地国家统筹还处于起步阶段,这项改革由国土资源部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实施,各地不要擅自行动。

朱道林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有效实施国家统筹补充耕地,必须有具体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作为支撑。如对耕地资源禀赋匮乏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申请国家统筹,应有具体的界定;需尽快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为进一步地方申请、国家批准提供依据和准则。

此外,朱道林建议进一步细化与完善农用地分等定级成果,为核定国家统筹补充耕地质量提供标准。

市场化交易行为应运而生

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地方因耕地后备资源枯竭,耕地保护压力越来越大,于是在实践中开始探索开展异地占补平衡,占补平衡指标市场化交易行为也应运而生。

2001年以来,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相继开展了占补平衡异地调剂工作,并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充分发挥了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如安徽省建立了省级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市场。

“最初政策是规定只能在县内交易,但问题是有资源的地方才有指标卖,这个地方恰好建设用地的需求又不旺盛,指标交易价格就上去。”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副主任朱道林表示,如果跨市、跨省交易,就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了吗?

但实际上并不是想象的那样。“我国省域范围比较大,新造出来的耕地跟所占耕地之间的质量差异较大。允许卖指标,但指标并不显



现质量的概念。”朱道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就造成了“隐形的亏空”。

此外,朱道林也考虑到了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有些地被占了可能就永远补不上了。”朱道林说。

在国土资源部耕地保护司农地管理处处长孙鲁平看来,随着“先补后占”的范围逐步扩大,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持续实施与验收,各地耕地储备库将储备一定数量的补充耕地,从补充耕地储备库中划转指标将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一直以来,耕地占补平衡被看作经济社会发展倒逼的办法推动。“要依法推进,在技术、市场规则上,尽可能完善一些,否则就容易出现问题。”朱道林说。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中心专家调研发现,一些地方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完善的市场化交易规则,土地整治项目、新增耕地指标和指标交易收益往往成为“纸面上的文字与金钱的游戏”。

因此,朱道林也建议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交易指标的系数就应该考虑生态补充,不仅是数量对等、质量相当,这样的占补平衡在设计完之后才能进入市场交易,否则产品是不完善的。”朱道林说。

也有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规范占补平衡指标市场化交易的意见,对占补平衡指标产生、指标交易、指标使用以及收益分配等关键环节作出明确规定。

新农评

如何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突出发展绿色产业;如何保护利用青山绿水优势,突出发展生态经济,无疑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

闽江是福建省最大的河流,是福建人民的母亲河。闽江流域在全省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笔者建议以闽北农业大县(市)向农业强县(市)跨越为契机,以绿色种植—健康养殖—食品加工—休闲观光的产业发展为重点,以“三区三园一体”构建与经营为载体,加快闽江流域生态农业经济带建设,促进闽江流域乡村生态经济与特色现代农业的发展。

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探讨价值,还具有促进发展的现实意义。就理论意义理解,闽江流域生态农业经济带,不但有区域位置的地理特性,而且有农村经济的绿色内涵。就实践意义认识,闽江流域生态农业经济带,其不但要体现乡村产业高优性,同时要拓展农业的多功能性。

按照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要求,深入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乡村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在实践中则要致力于建设“三区三园一体”。其中包括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必须保障国家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能够基本自给,同时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提高我国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有序引导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在在的“三园”建设,要力求形成现代农业产业集群,打造现代农业的创新高地,为回乡、下乡、返乡创业的人才提供创新创业的平台。就此,福建省委、省政府提出了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总体要求,要着力于发展品牌农业、生态农业、智慧农业,促进三产融合。根据闽北区域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和农村产业特点,我们建议优化开展闽江流域生态农业经济带建设,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强化高效种业开发。发挥闽北区域优势,充分利用物候条件,重点开展优质、高产、多抗广适品种的选育与应用,力求强化科企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在做强做大种业的同时,促进农产品“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生产,着力从根本上缓解结构性和季节性产能过剩矛盾。

强化绿色技术推广。重点开展节本高效种养技术研发与推广,尤其要示范推广以农田轻简栽培、机械高效作业、合理减肥减药和节约劳动投入为主要内容的农作物绿色经营模式。同时要因地制宜地集成推广猪—沼—果(茶、菜、菌)等高效生态循环种养模式,依托“三区”“三园”建设,力求给绿色农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增添新的活力,带来新的魅力。

强化生态农业升级。着力于传统生态农业的转型升级,引入工业生产理念,装备高效生产设施,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因势利导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保育型农业,推进农业清洁生产。加快推广以稻—稻—鱼等水田立体种养模式,以生草覆盖栽培与高效利用为纽带的生态果园模式,以林下养殖或者种植为主的农牧循环利用的模式,以特色种植(花卉、中草药等)与休闲观光为主的模式的集成开发,全面推进高效生态农业经济带建设。同时注重开发茶+草本(饲料)作物套种、茶+经济林果间作、茶+防护林的复合种植等生态茶园建设,改善果茶园生态环境,提高产品质量。注重结合闽北实际,大力发展以草食畜牧业为主的绿色养殖业,促进富有福建山区特色的节粮型畜牧业不断壮大,使耕地与养地在农牧结合过程中得以有效统一,促进高效生态农业持续发展。

强化特色农业开发。重点建设一批高效生态农业模式的综合示范点,重点集成推广丘陵山地绿色农业高效开发、庭院生态经济综合利用、农业有机废弃物循环利用、果园套种经济绿肥与就地培育地方特色农业开发模式,发挥山地资源优势,形成山顶造生态公益林、水源涵养林,山腰种果套养畜牧放牧、栽培食用菌的农林复合型规模化特色农业模式示范基地。要重点组织相关区域,建设绿色农产品基地。

强化农业多功能性。农业不仅仅是提供农产品的产业,而且更具有集生产、生活、生态为一体的多样功能。合理利用乡村田园与绿色农业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有助于优化农村的产业结构,促进三产的深度融合,把农村各种资金、科技、人才、项目等要素聚集在一起,加快推动乡村绿色家园的建设。

打造生态食品综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为此必须因势利导构建生态食品产业集群,注重配套建设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实现产品的全程可追溯;注重规范生态食品生产基地建设,要让标准化与信息化贯穿产业链全过程,以优质品牌产品与智慧农业设施,带动高效生态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我们相信,通过闽江流域生态农业经济带构建与技术集成推广,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有助于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污染防治率。闽北绿色农业的发展,必将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和生态强省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作者单位: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建设闽江流域生态农业经济带的对策思考

■翁伯琦 许家辉